

# 張我佛立功異域

## 建立第一座秘密台

十九歲的張我佛已經是一位技術嫻熟的無線電報務員，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十九年中原大戰，他是隨節電台的少尉報務員，曾參加歸德保衛總司令蔣公對抗叛軍的激烈戰鬥。戰事結束，考入廈門大學。二十二年聞名國際的無線電專家魏大銘爲戴笠先生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張我佛還差一年大學畢業，奉召協助工作。他是魏大銘的學生，情不可却，無法拒絕，祇好犧牲學業，到南京參加工作。

韓復榘不忠於中央，對於一切政令陽奉陰違。所以山東工作非常重要，站長是和仲平，張我佛奉命建立第一座秘密電台。戴笠先生批准張我佛和諸碧雲女士結婚，諸是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應聘爲濟南齊魯中學英文教員，張我佛跟太太到濟南，絲毫不會爲韓復榘的人員所注意。張我佛到了濟南，在緯九路開了一爿新光電料行，以爲電台掩護。

和仲平做好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秘密吸收韓多峯爲工作同志。韓多峯係山東新兵訓練處處長，兼聯合會會長，不但掌握了武力，而且掌握着民衆，是一位真正有實力的人物。他是韓復榘的親姪兒，極爲信

任。戴先生對韓多峯的希望很大，一旦山東有變，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負起收拾殘局的責任。不幸，山東站的掩護機關東方通訊社，在一次警察查戶口時，看見人數不夠，警察詢問：「人都到那裏去了？」

「在地下室，」一個沒有訓練、不知輕重的工友回答，於是警察去到地下室。一下發現了工作祕密，逮捕了兩位譯電員，拿去密電本及所有文件。幸好和仲平立刻通知韓多峯，化裝成鐵路工人逃往南京，沒有被逮。接着委員長借錢大鈞將軍到濟南視察，在韓復榘送委員長往飛機場的汽車上，錢大鈞悄悄告訴韓復榘：「你捉住的人，是中央佈置對付日本人的，你不要誤會。」韓復榘點點頭。

委員長離開濟南的第二天，被捕的兩位同志果然釋放了。他們遭受非刑拷打，下體幾乎殘廢，甚麼口供也沒有，他們回到南京，戴先生並不以為他們有功，戴先生說：「一個特工人員被捕，不招認口供，那是本分。錯在被捕時沒有採取行動，而被一個戶籍警察逮捕，不衡量利害，竟俯首被押走，又被搜去文件，使韓多峯不得不離開濟南，破壞了中央的遠大計劃。」

濟南發生了那麼大的變故，張我佛的電台因為掩護良好，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到二十五年春天，他的太太病故，他才調離濟南。

### 聯絡廣東空軍電台

張我佛受到戴先生重視，是在二十五年兩廣事變以後。先是梁幹喬任華南區區長時，就和陳濟棠的空

軍無線電台台長梁伯倫發生關係，吸收爲工作同志。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兩廣脫離中央，組織獨立的軍事委員會，陳濟棠爲委員長兼抗日救國軍聯軍總司令，李宗仁爲副委員長兼副總司令，正式叛變。

戴先生交代魏大銘一項任務，即日開始，每天夜晚十二時以後，和X S F、D E—X H O B電台聯絡，既沒有波長，又沒有一定的時間，却要設法聯絡到。魏大銘知道張我佛內行，於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他。這是一件不着邊際的工作，張我佛當然不願意接受，魏大銘告訴他：「這是戴先生交辦的頂重要的任務，不管怎樣困難，總要想辦法聯絡到才行。」

沒辦法也得想辦法，這是戴先生的工作原則，張我佛祇好硬着頭皮去幹，每天晚上十二點開始，一直幹到天亮，簡直摸不到頭腦。到了第四天夜裏兩點鐘，張我佛突然聽到了X S F、D E—X H O B呼叫。一經聯絡上，立刻告訴魏大銘，魏大銘又立刻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剛剛入睡，高興的從牀上跳下來，守在電話機旁邊。白鷺洲總台的張我佛，把收到的電碼由站在機旁的于熾生主任立刻用電話告知雞鶴巷戴公館，譯電員姚敦文立刻翻譯出來。這一天祇收到五十幾個字，約定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再聯絡。

第二天七月四日有四十多架飛機從廣州飛到南昌，八日又有九架飛到南京。十八日廣東的全體空軍在黃光銳率領下飛抵南京，梁伯倫也跟着飛來。陳濟棠所憑恃造反的本錢空軍都飛跑了，他就像洩了氣的皮球，沒勁了。就在這一天逃往香港，兩廣事變沒有流血，很快結束了。梁伯倫到南京，派在總台做領班，才和張我佛見面。這兩位不相識的無線電人員（幕後的工作者），彼此微笑，心裏自慰，參加了一件歷史

上的重大任務。

事後戴先生派譚良譜帶了一桌酒席到白鷺洲，慰勞總台的同志。對張我佛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建立奇功，特別嘉獎。接着派他爲河南站的台長，電台設在鄭州，站長是劉藝舟。七七事變，梁幹喬任華北辦事處主任，張我佛爲辦事處的電台督察。後來梁幹喬調總政治部工作，華北辦事處主任由李葉繼任，在短暫的幾個月當中，建立了十六個秘密潛伏組，張我佛協助建立了十六座秘密電台，一旦河南全部淪陷，軍統局的工作也不會受到影響。

### 千張商用汽車牌照

戴先生有意栽培張我佛，二十八年決定保送他和袁寄濱、楊震喬三人入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第七期深造。等他到達重慶，去見戴先生，戴先生問他：「你和潘其武認識嗎？」

「不認識。」張我佛回答。

「那麼爲甚麼他來電報，指名調你到緬甸工作？」

「不知道。」

「總是有道理的，那麼你就去緬甸臘戍工作吧！至於受訓，甚麼時候都可以。」戴先生肯定地說。

原來西南運輸處在緬甸設有西南運輸公司，負責運輸軍用物資。仰光由陳質平負責，臘戍由潘其武負

責，兼軍統局臘戍組組長，婁劍如是檢查科科長兼副組長。婁劍如和張我佛交情很深厚，當時緬甸電台和重慶通報的情形很壞，兩三天通不了一次，很傷腦筋。婁劍如對潘其武說：「你要想把緬甸的電台弄好，非調張我佛來不可。」



張我佛早年任討逆軍總司令行營列車隨節電台報務員時的照相。

張我佛立功異域

「張我佛怎麼樣？」潘其武問。

「張我佛嗎？」婁劍如說：「提起此馬來頭大，他做過委員長隨節電台的報務員，十七歲就出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無線電能手。」

因此潘其武指名調張我佛到臘戍工作，行前，他去拜訪他的老師軍令部總台台長方硯農，方硯農特別提醒他，說道：「你到緬甸工作，須照國際電台，具備春夏秋冬全候性的波長，才能暢通無阻。」

戴先生通知昆明西南運輸處警衛稽查組張炎元組長，要他派人護送張我佛到臘戍。二十八年夏，張我佛從昆明動身，張組長派憲兵隊長黃祥

烈護送，安全抵達臘戍。他檢查通訊情形，發覺自家製造的無線電機，不適用於炎熱的緬甸。自製電機的最短波長是三十六米，而南洋因為天氣太熱，祇能用二十八米。於是，張我佛把原電機的線圈去了一圈，電容器去了一片，再來通報，暢通無阻。後來戴先生到了臘戍，知道張我佛應變技術高明，經他調整，那麼簡單，輕而易舉，全天暢通，非常高興，發給他特別獎金緬幣五百盾，五百盾可買一條半金子。

戴先生突然命令潘其武，向緬甸政府請領一千張商用汽車通行牌照。領牌照要花好多錢，手續麻煩。戴先生走後，潘其武很不以為然，以為戴先生說說算了。張我佛的公開職業——西南運輸公司的報關股股員，他說：「不行！戴先生所說的話就是命令，怎麼能够算了呢？這件事由我去辦。」

領牌照必須有海關進口憑單和引擎號碼，祇好由仰光陳質平把新由美國運到的引擎號碼，派人抄印下來，手續齊備，三個月後，才領到了一千張牌照，交給臘戍孔雀公司經理張嘉順保管。孔雀公司和西南運輸公司定有條約，他們所有的汽車專運軍用物資。在領到牌照半年以後，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英國和日本簽訂協定，封鎖滇緬路，禁止中國軍車通行，緬甸政府派兵一營駐守檢查。西南運輸公司立刻接到戴先生的命令，取出那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將所有軍車改變成商車，以商車報關，繼續運輸。所以英國人雖然封鎖了滇緬路，我們運輸軍用物資並未停止。這時候臘戍的同志們才了解，戴先生為甚麼要在半年以前請領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未雨綢繆，也祇有戴先生做得到，怎麼能不令人衷心信服呢？

## 一萬方格地圖妙用

到了三十年六月間，戴先生到了仰光，把張我佛從臘戍叫來，要他留在仰光工作，建立四座祕密電台。又拿出一張仰光的地圖，上面劃了九十九條橫線和九十九條縱線，把一張地圖分割成一萬個小方格。戴先生指着這張地圖問張我佛：「這是一張仰光市郊詳圖，分成一萬個小方格，任何一格所表示的地面上實際面積，不超過五十方英尺。假使要你用電報報告一個地點的位置，也就是報告某一個方格，要用最簡單的幾個電碼表示出來，你能辦得到嗎？」

「報告戴先生！」張我佛略微思索了一下，說道：「那很簡單，先把地圖所劃分的小方格，從上而下，從左而右，每一行每一排用兩位數字編號，就是從零零到九九。就可以用一組電碼，四個阿拉伯數字表示出來。如係五位數字密碼，中間一個字是虛碼。從零零到九九，先橫後直。譬如仰光的大金塔中心，即以五二六三表示，五二爲橫格，六三爲豎格。」

「好！」戴先生說：「你自己要記好，我會通知第四處、總台、機要室，以後你會有用到的時候。」

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日軍佔領仰光以後，站長陳式銳和張我佛談話，拿出一張仰光市的地圖，上面劃着縱橫各九十九條直線，和九個月以前戴先生交給張我佛的那一張圖一模一樣，分毫不差。陳式銳說：「我離重慶的時候，戴先生交給我這一張地圖，對我說：『將來緬甸如果陷落，而需要使用這張地圖時，你可

以問張我佛。』現在我要將日軍的倉庫、機關的位置報告重慶，怎樣使用？所以向你討教。』

張我佛覺得，戴先生簡直是神仙，臘戌的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和這一張仰光的地圖，都是未卜先知，早有安排，奧妙到極點。他把使用的方法詳細告訴陳站長，他才恍然大悟。

以後日本運輸艦隊在海上橫行無忌，毫無阻攔。他們向仰光運輸作戰物資，準備進攻印度。沒有想到，到達仰光，被駐印度雷多機場的美國轟炸機予以很準確的轟炸。雖在六月到十月雨季，也逃不過轟炸。美機轟炸能够得心應手，全靠我們供給的敵軍動態和目標地點座標方位的情報正確可靠，也就是戴先生那一張劃了一萬格的仰光地圖所產生的偉大效力。

### 緬甸太太智勇兼備

張我佛在仰光佈置了四部秘密電台，兩部失事，祇剩下兩部。爲了保護這兩部電台的安全，避免日軍對我們的電台作定向偵測，決定建立誘擾台，誤導敵人測向台錯誤方向，以減少對我們的兩部秘密電台偵測的威脅。仰光沒有電機，必須去緬北臘戌運取。雖然緬甸各主要鐵路線已經修復，交通暢通，但是敵人檢查非常嚴密，攜帶電機並不容易。張我佛知道敵人討好緬甸人，對緬甸人比較客氣，決定由他緬甸太太馬慧丁担負這項艱巨任務，又不知道她有沒有這種膽量和勇氣？

馬慧丁是一位女中豪傑，膽識過人，勇氣百倍。張我佛一談，她毫不遲疑，慷慨承諾。她邀請她的母



親和八歲的小妹妹同行，假裝到緬北各地禮佛。在緬甸禮佛，可說是冠冕堂皇，連敵人也不會懷疑。他們到達臘戍，領到電機，藏在一隻大提籃的底層，上面放上土產和禮佛的用品，乘汽車西行到當陽，再往望瀨，最後到達曼德勒。在這三個地方的各個寺院，她們都拜過菩薩，一點也不含糊。從曼德勒坐火車到仰光，是最危險的路程，在火車上，日本憲兵要檢查，出車站檢查得更細密。

馬慧丁雖然攜帶最危險的東西，她滿不在乎，而且非常鎮靜機智。她們上了火車，看見一個日本軍官的坐位對面空着，於是她們就坐下來，把大提籃塞在日本軍官的坐位下面。她用緬甸話恭維日本軍官，恭維得日本人如醉如癡。日本軍官向她們學緬甸話，逗着小妹妹玩，幾乎像一家人。中途日本憲兵開始檢查旅客。翻箱倒篋，對於中國人和印度人毫不放鬆。檢查到馬慧丁坐位，看見她們和日本軍官談得很投機，向日本軍官敬禮，根本沒有檢查她們的提籃，就過去了。

到達仰光，下車出站，日本軍官吩咐跟他的日本兵替她們提上提籃，沒有經過檢查，她們平安走出車站。馬慧丁很輕鬆的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也可以說，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得道多助，連同志們的家眷也在工作着。